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名人軼事 第一卷

◎賴塔與鄭經書 鄭經之初立也，清廷遣疆吏貽書招之，經請如琉球、朝鮮例，不登岸，不剃髮，不易衣冠，議遂中輟。至三藩既平，賴塔復與經書曰：「自海上用兵以來，朝廷屢下招撫之令，而議終不成，皆由封疆諸臣，執泥削髮登岸，彼此齟齬……（刪八字）足下父子自辟荊榛，且眷懷勝國，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，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，不聽田橫壯士，逍遙其間乎？今三藩殄滅，中外一家，豪傑識時，必不復思噓已灰之餘，毒瘡痍之民。若能保境息兵，則從此不必登岸，不必剃髮，不必易衣冠，稱臣入貢可也，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。以台灣為箕子之朝鮮，為徐福之日本，與世無患，與人無爭，而沿海生靈，永息塗炭，惟足下圖之。」經報書請如約，惟欲留海澄為互市公所，而姚啟聖持不可，議復寢。啟聖督閩，務欲滅鄭氏收台灣為功，數遣刺客謀暗殺，事皆無效，經亦尋卒。於是王位繼承之爭起，鄭氏遂敗。

◎李馬奔與西班牙之戰爭

明室叔季時代，中國國民有以一私人之勢力，與歐洲雄國為敵者，後則鄭成功之與荷蘭，而前則李馬奔之與西班牙是也。鄭成功海外之經營，史乘已略而不詳。若李馬奔者，三百年來，姓名久已湮沒，亦可想見吾國民族，對於艱苦卓絕之殖民家，崇拜思想殊形淡薄也。餘故亟述之，以告來者。李馬奔者，泉州人，故海賊渠魁，數出沒遠近，從事劫奪。會海上有帆船來自馬尼刺者，為馬奔所掠，馬奔即以捕虜為嚮導，率帆船武裝者六十二艘，水陸兵各二千，婦女千有五百，進徵菲律賓。萬曆二年冬（一五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），艦隊達馬尼刺灣，馬奔使部將日本人莊公（Seaco）將兵六百先入。時暴風起，舟多覆者，溺殺幾二百人。莊公以殘兵薄馬尼刺城外，進殲西班牙副將，西兵走保桑的亞哥（Santiago）。會援軍一隊至，莊公以為大軍也，稍稍引退。西兵乘勢追擊，血戰互數時。莊公收敗卒，退合李馬奔之本營。時勒迦斯比已死，其孫溫薩爾塞特，方經略呂宋北部。及中國兵迫馬尼刺，急還謀防禦之策，兩軍戰備已就，馬奔集部將，下進擊之令。莊公引兵千五百人登岸，縱火市街，圍其壘壘，而艦隊自港外發炮助攻。莊公遂以所部入城，西軍殊死戰，莊公陣歿。馬奔復發兵五百繼之，終無功而退。於是馬奔收餘眾，航呂宋島西岸，數日至亞格諾（Ago）河口，降服土人，得河上四里地，築城居焉。溫薩爾塞特聞之，復大舉來薄。馬奔知不敵，乃留兵城中，牽制敵軍，而乘間出海遁，其留者走匿深山間。至今菲律賓有伊哥羅德支那人種（Igarots Chinese）者，其苗裔也。近日無知少年，拾外人餘唾，動詆吾國民族，無尚武性質，觀於鄭李之故事，當亦爽然若失矣。

◎林文忠之讜論

龔■瑟人名振都下，朝貴倒屣交迎，而口若懸河，每及當世事，縱橫陳說，四座皆暗，與之訐難，鮮不辟易者。一日觴於某貴人第，座有林文忠。定■席次，談天雕龍之辯，風起泉湧，眾唯唯，而深厭苦之。酒數行，坐客有言部胥多奸人者，長喟不已。文忠笑曰：「君何易視奸人乃爾？而以若輩當之。」某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公曰：「子真未之知乎？吾與子言奸人。夫奸人者，言人所不敢言，為人所不忍為，如公孫宏期年化俗，尚以為遲，安石萬書言自擬伊傳，秦檜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之類是也。蓋輦轂之前，人文所聚，而彼輩乃大言不忌，咱信之堅如此，亦非真有過人之材也。不過見當時人材脆薄，學識猥陋，故肆無忌憚，挾其術以沽名獵利，眩其學以動眾驚俗，一日得志，殃民生而敗國是。如此輩者，心逆而險，行偽而堅，老成謀國在所必誅者是也。此之謂奸人，君惡得以區區刀筆吏為奸人哉？」言已，滿座改容稱善。定■頗自矜持，聞者謂非文忠森嚴聳切之論，未易折服之雲。

◎兔園

畢秋帆沉開府秦中，幕下時彥，各挾龍陽，多負寵而驕，時與皂隸齟齬，僕從遂動輒得咎。公聞之，不勝其擾，而無如何，諸食客知公之同所好也（說部《品花寶鑑》中之田春航與蘇蕙芳即敘畢公與李伶事也），各縱之交爭而不問，且陰觀其賭勝以為樂。一日公怒甚，於座上正色曰：「快傳中軍兵將來。」眾不知其故，鄭重以請。公曰：「署中兔子太多，喚中軍與我全行打出，為諸君圖清淨也。」眾默然，斷袖之爭因以小戩。後公移鎮汴梁，幕下男風復競，公怒如前。有老宿在座，徐曰：「是間恐非大帥兵威所能奏凱也。」公曰：「何故？」客曰：「此處本梁孝王兔園也。」語未終，舉座嘩然，公怒亦霽。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，是故居高位者，不可以不慎。

◎日本詩人題《鄭延平焚儒服圖》詩

明末遺臣力圖恢復，捐軀殉國者，先後相望。求其才略冠世，戰功卓著，其事業道德，猶足垂法千古，當首推鄭延平王鄭成功。成功者，芝龍之子，而其母故日本肥前田川氏之女也。唐王之立於鄭氏也，成功以年少材武得倖，賜國姓，世謂之國姓爺。唐王曾撫成功背曰：「惜無一女配卿，卿當盡忠吾家。」因改姓朱，儀同駙馬，尋封忠孝伯。芝龍之降也，成功痛哭而諫，芝龍不聽，成功母抗節死。成功初以讀書為事，未曾預兵柄，至是慷慨募兵，焚所著儒服，拜辭孔廟，乘巨船而去。後成功竟以台灣之役，使國姓爺（Roksing Koxiga）之名，顯於歐洲。近見某書館所編英文法中有海盜鄭成功一語，吾國新學少年，於國史素未研究，拾西人餘唾，以為獨得之秘，無識可嗤。日本人以康公我之自出，故豔稱之。至謂中國四萬萬人，不能為明室報仇雪恥，獨賴半個日本人，具此赤心血性，以點綴明室三百年之結局。成功母，日本女，故云。近見日詩人藤森大雅有《鄭延平焚儒服》詩，慷慨激昂，特彩之以勸吾國民焉。詩曰：「朱火欲■國步難，殺氣腥膻白日昏。萬歲山頭哭龍髯，延秋門外哀王孫。黨禍紛紛擊且拮，四海士氣斷喪久。草草偷活何奄奄，崩角稽首惟恐後。延平郡王真男兒，忠義之心確不移。一死酬恩無反顧，一木欲支大廈欹。慷慨倡義意激烈，先師廟前矢立節。脫卻儒衣付焚如，仰天低回瀝心血。昔為孺子今孤臣，向背去留異所遵。旁人乍聽心潛動，嗚咽無聲氣自振。嗚呼志業雖不遂，足為萬世鼓忠義。君不聞此子受生日域中，山川鍾秀膽氣雄。又不聞母氏清操亦奇特，泉城烈死驚異域。母教自古賢哲多，何況男兒性所得？莫怪金陵喪敗氣猶剛，直取雞籠作金湯。戈■一揮紫隄息，鱷魚遠徙鯨鯢僵。三世供奉明正朔，衣冠堂堂四十霜。永為臣子示儀表，昭回並懸日月光。」

◎鄭成功遺詩

明季鄭成功氏，明末漢種中一奇男子也。雖事之成不如其志，然當神州陸沈之後，猶得據海南一片土，其所建樹，亦足以表白於天下矣。近有人見其手書詩一律，詩字皆佳絕。良稀世之寶也。其詩曰：「破屋荒畦趁水灣，行人漸少鳥聲閒，偶迷沙路曾來處，始踏苔岩常望山。樵戶秋深知露冷，僧扉晝靜任雲關。霜林猶愛新紅好，更入風泉亂壑間。」嗟乎！英雄所留剩之遺蹟，一鱗一爪，無不可珍，況其發自性靈，而形之聲律，見於文字者乎？近人林廉訪雲雲，台北避亂內渡，返廈，謁江口鄭氏廟，題詩云：「海山蒼莽水泱泱，二百年來舊戰場。賜姓延平有遺廟，草堂諸葛尚南陽。望斷燕雲十六州，書生涕淚海天愁。重瀛締造披榛味，同抱東南半壁憂。扶襟海峽大王雄，富貴還鄉不負公。憑弔沛中諸父老，登台如見舊歌風。」氣象沉鬱，詞意悲壯，撫今懷古，不盡低徊矣。

◎李秀成感事詩

李秀成亦工翰墨，喜親文士，據蘇州後，常月夜泛舟虎丘，引懷覓句。金陵被圍已久，李恒西望咨嗟，憂形於色。或有勸進者，則佛然拒之。有感事詩兩律云：「舉觴對客且揮毫，逐鹿中原亦自豪。湖上月明清箬笠，帳中霜冷赫連刀。英雄自古披肝膽，志士何嘗惜羽毛。我欲乘風歸去也，卿雲橫互鬥牛高。」「擊鼓軒軒動未休，關心楚尾與吳頭。豈知劍氣升騰後，猶是胡塵擾攘秋？萬里江山多築壘，百年身世獨登樓。匹夫自有興亡責，肯把功名付水流？」其睥睨一切之氣象，真不讓翼王答曾文正四律也。

◎曹振鏞之誤清

清世大官諛文正者七人：湯斌、朱■、曹振鏞、杜受田、曾國藩、李鴻藻、孫家鼐。七人中湯斌以理學，朱■以學問，曾國藩

以勳業，皆無人訾議。李鴻藻、孫家鼐皆以師傅得之，則成慣例矣，其人蓋尚無大過。杜受田以文宗師傅，相從最久。受田卒，文宗哭失聲，故恤典亦至渥。若曹振鏞則拘牽文義，挑剔細故，箝制天下人心，不得發舒，造成一不痛不癢之天下。洪楊猝發，幾至亡國，則曹振鏞之罪也。初宣宗倦於大政，苦於章奏不能遍閱，振鏞在樞府，乃獻策曰：「今天下承平，臣工好作危言，指陳闕失，以邀時譽，若遽罪之，則蒙拒諫之名。此後中外章奏，皇上無庸遍閱，但擇其最小節目之錯誤者譴責之，則臣下震於聖明，以為察及秋毫，必無敢肆者。」宣宗從之。其嗣後章奏中，有極小錯誤，必嚴斥罰俸降革，中外震悚。皆矜矜小節，無敢稍縱，語多吉祥，凶災不敢入告。及洪楊難作，互相隱諱，莫敢上聞。至於屢陷名城，始為奏達，皆曹振鏞隱蔽之罪釀成之。闕風濡染，以至晚清之將亡，在政府者尚循斯轍。當其得諡文正時，當世已有不文不正之謗，則振鏞之罪惡可知也。乾嘉以前，應制書雖工，仍滿紙碑帖字，詩亦有拗體者。其時雖號台閣體，亦尚有雅氣也。自曹振鏞在樞府，挑剔破體帖字，不問之工拙，但作字齊整無破體者，即置上第，若犯一帖字，即失翰林。海內承風，殿體書直成泥塑，上習■茸，厭厭無生氣，皆曹振鏞所造成也。名臣諡法，古以文正為最榮，今人亦踵其說，而不知其所自始。按《梁溪漫志》云：「諡之美極於文正。司馬溫公嘗言之，而身得用之。」清代諡文正者七人，遠過宋、明（宋只三人）。然考清《鴻稱》冊中，所載群臣得之用諡，以忠為第一字，而文為第五字，正為第四十一字，則竟以文正為佳諡之首稱，亦似無所據矣。

◎總戎佳論

項城於大海，永歷時予鐵券封伯。清質其母而招之，乃降，改授總兵。順治中，由滇南還，椎牛設宴，大會故鄉父老曰：「向者捐親戚，背井闖，藐是一身，遠遊萬里，一旦躬擐甲冑，出入戎馬間，兵刃雪飛於前，炮石雷鬥於側，當是時餘豈復有生之心哉？戰必受傷，傷必重創，甚則胸膈穿腹，自期必死，而卒未嘗死也。懦夫弱卒，鋒鏑未交，心懷退縮，而枕屍於疆場者不少矣。避死者顧反得死，忘生者顧反得生，是有天焉，無容逆計也。」因袒其體遍示坐客，痍■之痕如繡，見者無不驚歎。彝陸總兵張忠孝，賢而好文，待文人尤有禮貌，降階握手，備致謙仰，酒酣自述其生平曰：「僕固武昌一守城卒耳。猶憶少時，與亡婦棲止茅舍，歲暮絕糧。乞恩主帥之闈，賜錢二百，易面一斗，將藉為夕餐。而腹枵心棘，趨歷仆地，門面遂失其半。歸而告婦，相對垂涕，以為無復伸眉之日也。倘恍出門，負暄東牆，偶以柳枝畫土，晃然若有物耀於目者，手坎之得白金三兩。是年進百夫長，家亦不阜。幸今上拔擢，建牙於茲，而糟糠之侶，久游泉下，念之未能輒忘。僕舉此以告人者，要知困極則亨，理有必然。凡人遇小不如意，動生怨尤，此自絕於天耳。彼蒼仁而愛人，俟命者乃知天之君子也。」二公雖武人，然其言皆當於理，可為偷生疾貧之鑒。

◎淄川小聖人

淄川孫先生名若群，學瞻品端，言動有則，鄉里咸稱為小聖人。早歲成進士，謁選京師，任少司寇克博延之官邸，訓其子彥方。處以廣廈，坐不易牀。供以豐肴，食不兼豆。雖隆冬盛暑，衣冠■如。司寇知孫有二子，已就童試。適是時山左學使者與司寇有舊，將為之地，而未詳二子名，屢欲請之，憚其嚴正，終不敢發。先生端居緘默，遇有問難，輒指畫談議，滾滾滔滔，竟晷不倦。凡及門輿筆下諸子，以制藝就正者，一一評駁，務愜其隱。而運之苑枯，年之修短，皆能於文預決之。康熙癸丑，出為交城令，攜家以行。既而遣其長子歸淄婚，課其書藝，忽驚歎曰：「嗟乎，吾子其不返乎！」泫然而別。歸未匝月，忽無故自縊死。治交多異政，秩滿遷蜀中州牧，卒於官。迄清中葉過其故里，詢孫姓名，或不盡識，詢小聖人，無不識也。

◎年羹堯軼事一

年大將軍羹堯，怙寵鳴張，目無朝貴，然獨重同年。雍正元年，平青海歸，黃韁紫駟，絕馳而行，王公以下，膝地郊迎，年不之顧。史文靖公貽直，獨長揖不拜。將軍望見大驚，翻騎而下曰：「是吾鐵崖同年耶？」扶之上馬，並轡入章益門，一時傳為佳話。將軍軍法極厲，一言甫出，部下必奉令唯謹。嘗輿從出府，值大雪，從官之扶輿而行者，雪片鋪滿手上，幾欲墜指。將軍憐之，下令曰：「去手。」蓋欲免其僵凍也。從官未會其意，竟各出佩刀自斷其手？血漉漉遍雪地。將軍雖悔出言之誤，顧已無可補救。其軍令之嚴峻，有如此者。然亦可見其平日性情之殘酷矣。

◎年羹堯軼事二

年羹堯徵青海日，營次，忽傳令云：「明日進兵，各人攜板一片，草一束。」軍中不解其故。比次日，遇塌子溝（淤泥深坑也，滿語云然），令各將束草擲入，上鋪板片，師行無阻。蓋番人方倚此為險，不意大兵驟至也，遂破其巢穴。又年徵西藏時，一夜漏三下，忽聞疾風西來，俄頃即寂。年急呼某參將，領飛騎三百，往西南密林中搜賊，果盡殲焉。人間其故，年曰：「一霎而絕，非風也，是飛鳥振羽聲也。夜半而鳥出，必有驚之者。此去西南十里，有叢林密樹，宿鳥必多，意必賊來潛伏，故鳥群驚起也。」其兵法之靈變，實不愧一時名將，而卒罹大譴，惜哉！

◎田文鏡惡科目中人

雍正間，李衛、田文鏡歷任督撫，素惡科目，田撫豫時，一疏劾科甲牧令數十人。適李穆堂制府過汴，相見揖未畢，即厲聲曰：「明公身任封疆，有心蹂躪讀書人，何也？」田不能堪，遂劾李牽連人蔡■延案擬辟。乾隆初，始奉特旨湔雪，尋令佐戶部。按：穆堂先生再起，後復以多保鴻博鑄官。先生立朝剛鯁，其屢起屢躓，皆為維持國體，不獨憐才愛士之私心。然蹭蹬終身，未竟其用。然觀田、李二公，固有別矣。相傳田文鏡為豫督，平越王少司馬士俊適令祥符，庭參日，田問出身，王攢眉囁嚅，故作羞愧狀，良久始對曰：「士俊不肖，讀書出身，某科散館翰林也。」田以為刺己，怒斥之。王知不免，回署即詳請免河南賦地稅，冀見忤放歸。田果疏劾。時楊中丞文乾方為布政使司，入謁曰：「王某請免稅邀譽耳，公不欲成孺子名，盍少緩？」田諾之。未幾楊巡撫廣東，即保薦同往，以道府用，薦升兩司。田卒，代其任。以田文鏡之嚴苛明察，而王則面加訕諤，楊則誘以巽言，剛柔抑揚，若弄孺子，其才豈在文鏡之下？

◎清世宗信任李衛之專

雍正一朝，漢臣中最蒙恩眷者，莫如田端肅文鏡，李敏達衛二公。而信任之專，似敏達尤在端肅上。考敏達以康熙末年授■南驛鹽道。雍正元年，管理銅廠，二年，已擢■南布政使矣，仍兼理鹽務。三年，撫浙江。四年，管理兩浙鹽務。五年，授浙江總督。六年，命江蘇所屬七府五州一切盜案，俱令管理。復因廷議築松江石塘，上以江南督臣范時繹辦理未協，令公查議具奏。奏上，得旨仍令會同江蘇督撫，稽察辦理。十二月，上以公留心營務，凡江南軍政舉劾，命公同范時繹等辦理。時適遣侍郎王璣、彭維新往江南清查積欠錢糧，亦令公與聞。七年，加兵部尚書銜。八年，江寧有張雲如者，以符咒惑人謀不軌。公遣弁密訪得其黨甘鳳池等私相煽誘狀，令游擊馬空北齋文往緝。旋以范時繹及臬司馬世■行迴護失察咎，又曾與雲如往來，輾轉關查不解，且賄空北稟飾，具疏劾之。上命尚書李永升赴浙會鞫得實。時繹解任，世■行以下論罪如律。十年，調督直隸，命節制提督等官。至乾隆二年，猶以奏■王親王府侍衛庫克於安州民爭控淤地案，赴州屬托，諭嘉其執法秉公，特賜四團龍服。三年，疏參直隸總河朱藻挾詐誤工貪劣等款及藻弟蘅干預賑務。奏入，命尚書訥親孫家淦會鞫得實，革藻職，擬杖流。蘅亦擬杖。公旋卒，其一生政績如此。

◎華亭令戲懲武秀才

江蘇人尚文學，習武者少，然武科不能廢。當歲試之年，輒搜羅充數，往往不及額而止。無賴者幸博一衿，不求上進，每橫於一鄉，不特閭里苦之，即地方官亦苦之。閱近人筆記，至前清華亭令許雲夢治鞫一事，不禁為之失笑。一日者，有武生扭一鄉人至縣喧詬，許訊其故，則鄉人入城擔糞，誤觸生，污其衣，已經途人排解，令代為洗濯及服禮，而生不可，必欲痛才失之而後已。許詢悉其情，亦拍案大怒曰：「爾小人，乃粗心擅污秀才衣，法當重責。」鄉人惶恐乞憐，許良久曰：「姑寬爾。」令生坐於堂側，而飭鄉人向之叩頭百以謝罪，叩至七十餘，許忽曰：「我幾忘之，爾之秀才，文乎武乎？」對曰：「是武。」則又驟然曰：「我大誤，文秀才應叩一百，武則一半可矣。今多叩二十餘頭，爾應還之。」復令鄉人高坐，而捉武生還叩，生不肯，則令皂隸挾持而抑其首，叩還二十餘乃釋。生大怒，走出，許撫掌大笑，邑人觀者、聞者亦無不大笑也。是舉雖非正直，然鬆人咸嘖嘖以為美談。

◎紀曉嵐逸事

紀文達公性機警敏給，好滑稽，與和_一同朝，恒隱相嘲謔，而和輒不悟。一日和乞書亭額，紀為作擊窠「竹苞」二大字，和喜而張之。偶值高宗臨幸，見之，笑諭和_一曰：「此紀昀冒汝之詞，蓋謂汝家個個草包也。」和_一聞而甚銜之。未幾，兩淮運使盧雅兩見曾以愛士故，賓至如歸，多所餽貽，遂至虧帑。事聞，廷議擬籍沒。紀時為侍讀學士，常直內廷，微聞其說，與盧固兒女婿親也。私馳一介往，不作書，以茶葉少許貯空函內，外以麵糊加鹽封固，內外不著一字。盧得函拆視，詫曰：「此蓋隱『鹽案虧空查抄』六字也。」亟將餘財寄頓他所，迨查抄所存貲財寥寥。和_一遣人偵得其事，白之。上召紀至，責其漏言，紀力辯實無一字。上曰：「人證確鑿，何庸掩飾乎？朕但詢爾操何術以漏言耳？」紀乃白其狀，且免冠謝曰：「皇上嚴於執法，合乎天理之大公，臣倦倦私情，猶蹈人倫之陋習。」上嘉其辭得體，為一笑，從輕謫戍烏魯木齊。未幾賜還，授編修，晉侍讀。四庫全書館開，為總纂焉。

◎花老虎

花連布，滿州人，以世職薦至南籠鎮總兵官。性質直，與人交，有肝膽。少時讀書，曾習《左傳》，故於戰法精妙。值銅仁紅苗殺官吏反，福康安以總督進剿，檄公隨營。素稔公勇，令首先解永綏圍。公率百餘騎長驅直入，破毀苗寨數十，苗人皆烏合眾，未見大敵，大驚曰：「天人神兵至耶？何勇健乃爾？」因遠相奔潰，永綏之圍立解。時公著豹皮戰裙，故苗人呼為花老虎雲。福大軍至，令公結一營當大營前御賊，悉以剿事委之。福日置酒宴會，或雜以歌舞。公則晝夜巡徼，飢不及食，倦不及寢。苗匪既知福持重不戰，乃獸駭豕突，或一日數至，公竭力堵御。賊已退，乃敢告福知。如此百晝夜，鬚髮盡白，而旁有忌其功者，互相掎掣，故不及成功。小竹山賊匪叛，黔督勒保檄公督兵往剿，公御賊山樑上，轉戰益奮，中鳥槍三，墮入深澗中，詬罵不絕口。賊欲鉤出之，乃自立轉入岩石中折頸而死。事定，諸將弁百計出其屍，顛骨皆寸寸斷矣。

◎楊鬍子歌

成都楊志武公遇春，嘉道時名將也。以武舉從徵教匪起家，身經百戰，無不克捷。官至提督，改文階為陝甘總督，晉封一等昭勇侯。予告年逾八十而薨，臨終自知死期。會四川總督同安蘇公廷玉往訪之，公出見，手交遺摺，托其代奏。時固無恙也。蘇公不得已，帶之歸，公即於夜間逝世。豈非生有自來者耶。仁和馬秋藥太常履泰有楊鬍子歌，人奇而詩亦甚奇，讀之覺公之精神意氣猶躍躍紙上也。詩云：「賊怕楊鬍子，賊怕鬍子走脫趾。不怕白胡大尾羊（時有總兵姓羊），只怕黑胡楊難當。賊正蒼黃疑未決，瞥見鬍子擲身入。刀嫌太快矛太尖，只使一條鐵馬鞭。逢人擲人馬過馬，血肉都成甕中■。須臾將士風湧波，縱橫步騎從一驟。賊忽乘高石如雨，鬍子鞭已空中舉。賊忽走險奔如蛇，鬍子驟已橫道遮。森森賊寨密排壘，鬍子從外陷其內。重重賊隊圍如帶，鬍子從內潰其外。鬍子鞭驟繞賊走，吞賊胸中已八九。■目一叱胡槎■牙，賊皆撲地為蟲沙。相傳失路曾問賊，賊指問道教胡出。賊寧不怨鬍子鞭，頗聞鬍子為將賢。鬍子待士如骨肉，蟻大功勞無不錄。拔擢真能任鼓擊，拊循含淚吮瘡痍。噫嘻！賊中感服尚如此，豈有官軍肯惜死。」寫得生氣勃勃，彷彿聽鼓擊之聲，而思將帥之臣矣。然此詩作於嘉慶年間，猶未睹道光七年公徵西域時之偉績也。

◎武夫不知文字

張壁田軍門玉良，起於行伍，目不識丁。陳太守子壯，於蘭溪軍次見之。適有急牒至，軍門拆閱，點首攢眉者良久，乃舉付從兵，令送文案處。陳詢牒中何事，笑而不答，以為秘不肯宣也。越日，又見持一札顛倒觀之，大惑不解。既乃知其本不知書，特為此以掩飾人之耳目。嘗與程印鵬太守換帖，三代中有名蚤者，陳以為怪。見其一帖，則是早字矣。因詢其文案某君，答曰：「渠不能指定一字，第隨其口語而書之，是以如此。」同時有吳總戎再升者，眇一目，每戰必先登，賊畏之，呼為「吳瞎子」。嘗延僧追薦先人，僧請三代諱氏，張目不能答。急召文案委員，令撰一好名字與之，聞者捧腹。此與侯景之托王偉撰七廟諱者何異？清初馬惟興，以孫可望將來降，官至福建總兵。順治之季，嘗賜諸將三代封典，惟興久之不上。撫臣問之，愀然曰：「某少時為寇虜，相從作賊，今幸際會風雲，實不知父何名，母何氏。若私撰之，不惟欺君，亦自誣其先人矣。願公以此語上聞，但恩榮及身而已。」一時皆是其言，惜無人以是說告之軍門及吳總戎也。

◎記吳六奇將軍

海寧查孝廉培繼，字伊璜，才華豐豔，而風情瀟灑，常謂滿眼悠悠，不堪酬對，海內奇杰，非從塵埃中物色，未可得也。家居歲暮，命酒獨酌，頃之，愁雲四合，雪大如掌。因緩步至門，冀有乘興佳客，相與賞玩。見一丐者，避雪廡下，強直而立。孝廉熟視良久，心竊異之，因呼之入，坐而問曰：「我聞街市間，有手不曳杖，口若銜枚，敝衣枵腹，而無飢寒之色，人皆稱為鐵丐者，是汝耶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問能飲乎，曰：「能。」因命侍童，以壺中餘酒，傾甌與飲，丐者舉甌立盡。孝廉大喜，復熾炭發醅，與之約曰：「汝以甌飲，我以卮酬，竭此醅乃止。」丐盡三十餘甌，無醉容，而孝廉頽臥胡牀矣。侍童扶掖入內，丐逡巡出，仍宿廡下。逮旦雪霽，孝廉酒醒，謂其家人曰：「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歡，觀其衣極藍縷，何以御此嚴寒？亟以我絮袍與之。」丐披袍而去，亦不求見致謝。明年，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。暮春之初，偕侶攜觴，薄游湖上。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，露肘跣足，昂首獨行。復挈之歸寺，詢以舊袍何在，曰：「時當春杪，安用此為？已質錢付酒家矣。」孝廉奇其言，因問曾讀書識字否，丐曰：「不讀書識字，不至為丐也。」孝廉悚然心動，薰沐而衣履之。徐諗其姓氏居裡，丐曰：「僕係出延陵，心儀曲逆，家居粵海，名曰六奇。只以早失父兄，性好博奕，遂致落拓江湖，流轉至此。因念叩門乞食，昔賢不免，僕何人斯？敢以為污。不謂獲遭明公，賞於風塵之外，加以推解之恩。雖雖非淮陰少年，然一飯之惠，其敢忘乎？」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：「吳生固海內奇杰也，我以酒友目吳生，失吳生矣。」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，相與日夕痛飲。盤桓累月，贈以衣履之資，遣歸粵東。六奇世居潮州，為吳觀察道夫之後，略涉詩書，耽游盧雉，失業蕩產，寄身郵卒，故於關河孔道，險阻形勝，無不諳熟。維時天下初定，清兵由浙入廣，舳舻相銜，旌旗鉦鼓，喧耀數百里不絕。凡所過都邑，人民避匿村谷間，路無行者。六奇獨貿貿然來，邏兵執送麾下，因請見主帥，備陳粵中形勢，傳檄可定。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，素號雄武，只以四海無主，擁眾據土，弄兵潢池。今大兵南下，正蒸庶蘇之會，豪傑效用之秋，苟假奇以游札三十道，先往馳諭，散給群豪，近者迎降，遠者響應，不逾月而破竹之勢成矣。如其言之，粵地悉平。由是六奇運籌之謀，所投必合；扛鼎之勇，無堅不破。徵閩討蜀，屢立奇功，數年之間，位至通省水陸提督。當六奇流落不偶時，自分以污賤終，一遇查孝廉，解袍衡門，贈金蕭寺，且有海內奇杰之譽，遂心喜自負。獲以奮蹟入伍，進秩元戎，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，無若查孝廉者。康熙初，開府循州，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。另奉書幣，邀致孝廉來粵，供帳舟輿，俱極艱備。將度梅嶺，吳公子已迎候道左，執禮甚恭。樓船簫鼓，由胥江順流而南，凡轄下文武僚屬，無不願見查先生，爭先餽贈。篋綺囊珠，不可勝紀。去州城二十里，吳躬身出迎，八驍前馳，千兵後擁，導從儀衛，上擬侯王。既迎孝廉至府，則蒲伏泥首，自稱昔年賤丐，非遇先生，何有今日？幸先生辱臨，糜丐之身，未足報德。居一載，軍事倥傯，凡得查先生一言，無不立應，義取之貲，幾至巨萬。其歸也，復以三千金贈行曰：「非敢雲報，聊以志淮陰少年之感耳。」先是苕中有富人莊廷鉞者，購得朱相國《史概》，博求三吳名士，增益修飾，刊行於世，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，以孝廉夙負重名，亦借列焉。未幾，私史禍發，凡有事於是書者，論置極典，吳力為孝廉奏辯得免。孝廉嗣後，益放情詩酒，盡出其囊中裝，買美婢十二，教之歌舞。每於良宵開宴，垂簾張燈，珠聲花貌，豔徹簾外，觀者醉心。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，親為家伎拍板，正其曲誤。以此查氏女樂，遂為浙中名部。昔孝廉之在幕府也，園林極勝，中有英石峰一座，高可二丈許，嵌空玲瓏，若出鬼制。孝廉極所心賞，題「縹雲」，闕句往視，忽失此石，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。涉江逾嶺，費亦千緡。今孝廉既沒，青娥老去，林荒池涸，而英石峰巋然尚存。聊齋志《大力將軍》，蔣心餘《雪中人傳奇》，皆記吳將軍軍事焉。

◎淮軍後起之三名將談

《善鑑筆記》云：自甲午、乙未戰敗，國人頓失向日一戰而霸之根據心理，乃欲僥倖修文，以求存立於此競爭世界。時至今日，三尺之童，皆有以知其不可矣。顧自東事敗後，不知急求恢復於申儆訓練之中，而終吐棄武事，不敢復掛諸口，以轉競於文靡。甚至舉前人輝耀之歷史，精能之經驗，大足以為後事師者，而亦任其埋葬於流俗之口，不復為之表揚。凡此衰敗之徵，至可痛也。就近事言之，中外交綏以來，吾國之兵，非不能戰，患在事前無作戰之備，臨事乏調度之方，斯為致敗之由耳。然雖如是，而良將之難出其間者，亦往往有可紀之奇績。特國家不知汰苦留良，混騏驎於駑馬，致令人心無所景慕，斯亦不振之由焉。其戰功昭著中外，可為軍人之模範者，如淮軍後起之三名將，一王孝祺，一章高元，一聶士成，固皆身摧強敵，以立奇功，其事足以振頑立懦。謹為表彰如左，庶資國人之感發焉。甲申諒山之捷，世人但知歸功於馮子材，而不知王孝祺之功尤偉。蓋王氏於此戰，實身當前敵也。先是桂撫潘鼎新，顛倒功罪，調度乖方，以至潰敗，乃欲蔽罪於馮子材等，奏請於軍前正法，已得旨矣。時張文襄為廣東海防欽差大臣，探悉潘之奸欺，抗疏於朝，朝廷卒收回前旨，而責其立功。王氏時帥偏師，急振軍前進。王氏讀書明道，為清朝有數之名將，時官北海鎮總兵。平日治軍有方略，暇則手一編與幕僚討論學問，孜孜不倦。其於越南地理，研究至析。此役出關時，以乾隆間徵越無功，由於失地利，又以近世槍炮至烈，非得地利不克，故其所帥軍士，深諳溝壘之術，技藝嫻熟。此時法兵，席累勝之勢，潮湧而來，王氏張疑軍以待之。已則潛率精銳伏於一扼要地，預相地形，築土壙為障，凡三時而事集。法軍望見我疑軍也，以為主將中堅所在，即發槍炮猛力攻之，銳不可當，歷一時許，見我不回擊，乃止擊。以騎偵之，偵得我為空壘，遂分軍為二，鼓銳以進，兼取包抄搜索之方略，甫動其陣，王氏躬率一隊飛至，直向法軍挑戰，法軍乘之。王因率隊退至障畔，戒所部曰：「吾聞法人性高貴，平日多養尊處優，彼勢雖銳盛，顧難持久，當以忍耐勝之。」遂令軍士伏障下，不許輕發槍炮。此時敵彈如雨霰，王氏穿草履，服布服，坐一土墩上，從容指揮。及見法軍氣將竭，乃發令曰：「吾眾可出戰。」遂風馳而前，至以鋒刃相接。此時他隊伏軍備夾擊者，亦已突至法軍隊後，法軍猝不意，大敗奔北，死者數千人，壘谷填坑，累累皆京觀，遂獲全勝。是役法軍凡萬餘，而王所帥偏師，不及三千，殺敵數千，我軍死傷不及百，此為中外交綏以來第一勝績。王氏恂恂退讓，口不言功，朝廷亦以尋常功績視之，無隆渥之賞。世所知者，又多歸美於馮子材，能知王氏當時戰狀者蓋亦僅矣，此吾國武功所以不振之由。按當時尤有可痛之一事，則李秉衡、蘇元春、唐景崧輩，皆讓王氏之功為己功，蘇以百金結上海某報力為揄揚，由是蘇之虛譽日振於流俗，幾無人知王氏功矣。凡此皆某君親聞於王氏者也。海通以來，吾國軍事之失敗，固不可掩。然當乙未以前，列強固未敢倡瓜分之論、範圍之說者，則以我此時猶有能戰之將存，彼固有所懼而不敢也。故於諒山之役之王孝祺，基隆之役之章高元，其豐功偉烈之加被於國者，在吾國民允宜尊之戴之，以為後來者勸，古之所謂干城，不是過也。章高元為淮軍後起名將，其驍勇果毅，冠於儕輩，於發捻諸戰功績至偉。法越之役起，甲申正月，以淮、湘軍務千名，渡海防守台灣，署台灣、澎湖，掛印總兵。是年七月，法兵攻基隆，守將孫開華出戰不利，基隆遂陷。時章所部但二千兵，分防各地，在麾下者，僅五百。聞基隆陷信，拔劍斲案而起，急欲恢復，誓於所部，率以進。將抵基隆，復戒其眾曰：「國土失陷，吾將兵者之恥也。今與諸君約，吾今夜必復基隆，若及明而不復者，吾寧自剄，不與諸君相見矣。」章氏為鎮將多年，向曾不營私殖，所得財悉以養死士，為準軍諸將所僅見，故深得士心。令既下，所部士卒咸鼓勇而進。將抵炮壘，使部將李世鴻、章保勝分兵由小徑抄其後。章則率兵士百人提刀直擊法兵營壘，途遇邏者，縛之而直前，此時法兵忽覺章來襲，槍炮如雨射出。海中法艦，復以大榴彈炮擊章軍，章氏帽簷被炮彈擊去其半，左耳受炮震，終身失聰。於是時袒臂大呼而進，不用槍炮，挺短刀直斲法兵。法兵大敗，死者二千餘，折其兵官二人，餘眾覓水逃入法艦，法艦亦於夜中引出。章氏果踐其言，於夜中踏破法壘，奪還基隆。時他將聞章氏短兵進戰，咸為震栗失色，遲明率兵來援，則見基隆早易法幟，樹章軍旗矣。是役法兵死傷殘骸，築為京觀，大塚巍然，至今每年有法艦到基隆祭此役陣亡軍士（按：去年某東報且記法國寄款到台灣，托日本人修葺此塚）。此實中外交綏以來第一奇功也。其後甲午之役，章氏統廣武、嵩武及新募福字軍共八營，奉李文忠檄往援旅順，未發而旅順陷。遂奉旨會同宋慶赴前敵，守牽馬嶺，屢與日兵戰，殺敵甚多，迭獲勝，敵不敢犯引去。時宋慶暮氣已深，疾聲聲功績，將出己上，則其屢次退師失地之罪，必相形而不可掩，會召章議事，章氏請合兵決一死戰，以摧強敵，宋不從，且以危禍怙之。章大呼曰：「我章迂子豈畏死者乎？為不可戰？」蓋章氏臨陣率騎馬前行，以率士卒，視彈子如無物，人皆以迂子目之也。於是宋慶嫉之益深，乃檄其棄牽馬嶺，以守蓋平。蓋平無險阻可扼，絕地也，章氏知宋陷己，然迫於上將命，不得不行。既抵蓋平，敵兵大股數萬，四面來攻，章氏戒所部無妄動，俟敵近乃發槍，殲其將三人，敵軍死傷甚眾。知敵大隊將至相乘，請援於宋軍，宋竟不許。十二月十三日，敵大舉環圍，榴彈如霰，復馳使求救。時宋駐析木城，終按兵不動，竟不赴援。章氏搏戰一日一夜，疲極不得息，子彈告竭，則以鋒刃突擊，日軍死傷山積。終以眾寡懸絕，部將楊壽山、李仁黨、李世鴻、賈君廉、張世寶等皆陣亡。章氏彈盡援絕，乃率殘兵，衝出重圍，退往營口。此役也為中日戰事中第一惡戰，日本軍人，至今稱之。雖敗猶榮，可謂有價值矣，按宋慶傾詐嫉媚，於此役屢屢退卻，乃及身顯榮，身死猶得忠勤之謚。章氏為國力戰如此，及退而歸田，乃至無以為生。今秋，皖紳公呈皖撫奏請賞食全俸，始蒙朝廷存恤。專制國之綱紀，即在賞罰得當，賞罰一失，未有不解紐而立敗者。又按章氏其後復官登州鎮，德兵占膠澳時，章氏又請死戰。時李秉衡為魯撫，不發彈藥，而又劾其退縮，朝旨則不許其開炮，章氏因而氣憤成疾。甲午之役，聶士成初隸葉志超。先是熱河朝陽有匪亂，聶、葉共往平，聶功至高，而為葉所冒，葉遂居聶上，為其所累，相率俱敗於牙山，葉獲罪。聶乃以偏師千人扼守摩天嶺，捍蔽盛京，日軍屢犯之，俱為所擊退，盛京得保無恙。及和議成後，聶乃奉命練一軍，聶因參用德國兵制，召募精壯，日日訓練之，躬與士卒同食飲臥起。預知東三省將有戰禍於其間，特率兵躬履其地，詳繪地形，至析至備，欲一旦為國效力也。歲戊戌，餘訪聶氏於軍中，見其軍屹若長城，壁壘精嚴，聶問可以任一戰否，余曰：「此正莊生所謂木雞，國之楨乾也。」聶亦厚自期許，欲以一戰雪國恥，振國徽。庚子春初，北方義和團勃起，所過焚掠，聶氏時官天津鎮，發兵討之，一擊而敗。拳匪走散，轉集於京師，結連宮庭。端、剛遂構聶，降旨嚴斥，聶奉旨扼腕歎息，謂其下曰：「吾無死所矣。」有勸其避往保定者，聶喟然曰：「死吾分也，特患不得其名，且舉吾數年辛苦所成之精銳，誤供兇暴，投諸一燼，為可惜耳。今國變既開，天津首當衝，以吾奉命鎮茲土，吾目未瞑，必伸吾職，不許外兵履斯土。然充吾力，詎足以拒八國聯軍乎？吾死必矣。特如斯以死，吾其終不瞑也。」斯時內扼於端、剛，外迫於裕祿，聶氏窮無所之。五月十八日，大沽失守後，聶前軍駐守紫竹林，日師首至，聶軍一舉而敗之，死者累累。他國聯軍繼進，聶與苦戰累日，以一當百，殺傷過當。聯軍知聶軍不易勝也，乃破公法用綠氣炮攻之。聶知無幸，先一日誡所部曰：「惟吾先自蹈死，汝曹退守他所，或能稍完吾精銳，備他時國家一用，無俱從也。」明日，張陣復戰，聶氏獨身扼守一橋，聯軍來攻，力斲數十人，忽一榴彈飛至，聶氏並其騎俱化為灰燼死。事至慘烈，殆過於所謂三忠者遠甚。顧今日三忠猶有表彰之者，獨此叱咤風雲，孤忠殉國之良將，詎可等於蟲沙乎？是則表揚之誼，固吾人後死者之責也。清季某公，尚論晚明人物之盛，並舉當世人材可比擬者，曾舉聶比黃得功，由今思之，殆不謬也。嗚呼！聶氏用非其時，以死伸職，岳岳良將，而為奸回所斷送，其死至可痛惜。顧當吾國挫敗之餘，乃忽有此不可侮之一軍，巍然與列強搏戰，使列強知我國人終不可侮，而少生其戒懼（按：當時西人述及聶軍之強矯任戰，莫不惶然變色，滬上諸西報可按覆也），則其功施於國，亦至大矣，此又吾人所宜知也。按兵者，危苦之事，非享幸福之民所樂為。凡其民之生事薄者，其兵之名額轉多，日本固其例也。以吾民質樸勤勉，百折不撓之恒性，實宜於兵。當今之世，尤應發揮斯旨，但使得良將為之帥，吾敢斷言吾國之兵，將強於天下，是在能者勉力為之耳。故稍述淮軍三將，以風勵吾國人。

◎岳威信兵法

岳威信公徵青海，行至崇山，見野獸群奔曰：「此前途有放卡賊，轄食速驅。」果擒百餘人。自此探信賊斷，敵不及備，大軍直抵其帳，敵眾倉皇驚潰，丹津衣番婦衣遁，降者數萬。自出師至北，前後僅十餘日，古來用兵塞外，未有如此神速者。

◎阿文成兵法

阿文成徵金川，一日安營已定，忽傳令遷移，諸將以天晚力阻，公隨發令箭云：違者立斬。合營雖從之，而不免怨誹。迨昏夜

大雨，前此營基，水深丈餘，幾為漂沒，咸詫為神奇。公曰：「我有何異術，特見群蟻移穴，知地熱將雨耳。」按文成此舉，不難於先見，而難於實言。稍有權術者，必又以為遁甲奇門矣。健兒雖莽，肯受吾給？

◎海蘭察之將略

乾隆朝名將，以超勇公海蘭察為冠，邊功戰略，炳■旗常，無待述矣。其行軍實由天授，有為自古名將所未嘗到者。自結髮從戎，每臨陣，微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，知何處有暇可蹈，輒衝入賊隊，左右疾射，使其陣亂，而我兵乘之。又能望雲氣決賊勢之盛衰、此戰之勝負；察山川脈絡，知安營汲水之宜；聽地窖，識賊馬之多寡；驗馬矢，料敵去之遠近。即倉猝聞手彈弓弦，亦能預測利鈍。以故進必殲敵，退亦全師，操縱神奇，不可殫述（按：望氣之說，屢見史策古名將皆能之，北齊時斛律金行兵，用匈奴法，望塵知馬步多少，嗅地知軍遠近。超勇蒙古人，或得秘傳，不知今尚有傳者否）。魏氏《聖武記》稱天生海公，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（按：福康安以椒房貴戚得專閫，軍略非其所長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）。

◎阿桂之將略

阿文成公立功絕域，將材相業，冠絕一朝。相傳公在行營，每軍務倥傯，帳中獨坐，飲酒吸淡芭菰，秉燭竟夜，或拍案大呼，或喆然長嘯，拔劍起舞，則次日必有奇謀。尤善拔擢人材，每散僚卒伍，一二語即知其器識，輒登薦牘，故人樂為用。嘗識興奎於軍校，奇其狀貌，令攻某塞，即日授副將。海超勇權奇自負，同時無一當其意，獨服公驅使，辱罵惟命，遇他帥雖禮下之，不樂為用。文成洵不愧名將矣。